



學校運動競賽—精緻化與國際化

我國大學生躋身世界金牌殿堂

曾清淡¹

35載體育記者生涯，筆者經常隨隊出國採訪，和選手們分享穿金戴銀時的榮耀與喜悅、同嘗獎牌失手時的落寞與沮喪，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感受，當推1991年在英國雪菲爾，由田徑女將、中國工商專校學生王惠珍摘取我國在世界大學運動會史上的第一面金牌。



1991年英國雪菲爾世大運，王惠珍贏得女子200公尺金牌，頒獎升旗時她掩面而泣；這張照片榮獲當年〔吳舜文新聞獎〕照片類獎項。（聯合報系提供／曾清淡翻攝）

¹ 曾清淡 前聯合報體育新聞組長、中華田徑協會資訊組組長



說是「刻骨銘心」，一方面是因為這面金牌深具歷史性的意義，奪標過程並充滿戲劇性；另一方面，我和蔡榮斌、王惠珍這對師徒有一份榮辱與共的特殊情誼，深切了解他們拚搏背後的心路歷程。

從德國杜伊斯堡、英國雪菲爾，再到美國水牛城，連續3屆世大運的採訪經驗，不僅豐富了我的體記人生，也見證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長簡曜輝、秘書長許義雄在早期為了爭取入會，華路藍縷的辛苦與執著。

我國運動迷以往對世大運完全陌生，直到1982年師範大學教授兼中華體育學會會長簡曜輝，和中華大專跆拳道隊到美國參加比賽，和當時世大運總會FISU秘書長談起，臺灣有120多所大專院校，每年舉辦大專運動會，應該加入FISU。這位秘書長回比利時後寄來入會申請書，當年請我國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協助，將申請書送到比利時總部。

全國大專體總領導者簡曜輝、許義雄和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湯銘新等人積極奔走，1986年獲准加入世界大學運動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ports Federation，簡稱FISU），終於融入這個大家庭，並敲開世大運的大門。

世界大學運動會（Universiade）這個名詞是由大學（University）與奧林匹亞（Olympiade）結合而成。世大運於1959年創辦，往後每兩年分別由不同的城市舉辦夏季世大運、冬季世大運，其重要性僅次於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其中，夏季世大運共包含10種必須舉辦的運動項目（田徑、籃球、射擊、足球、體操、柔道、水上運動、桌球、網球、排球），及若干種由主辦國選擇的運動項目；譬如2007年曼谷世大運，籌委會還選擇舉辦女子壘球、跆拳道、高爾夫、射擊及羽球等5種項目。

我國向世大運「投石問路」，始自1987年在南斯拉夫首府札格拉布舉行的第15屆，但當時中華代表團倉促成軍，除了女子排球隊的陣容較為完整外，田徑選手並未精銳盡出。女排隊贏了瑞典隊，但敗給韓國、中國隊。

談到當年的組團過程，有一段插曲，緣由是這一屆世大運的舉行時間和新加坡亞洲田徑錦標賽有些重疊，全國田徑協會早已成軍集訓、整裝待發，大專體總臨時徵召不到田徑選手。



大專體總希望全國田協能夠讓一部分選手征戰世大運，但協調如何「放人」時，兩單位鬧得很僵，田協乾脆一律不放行。

在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就讀的男子名將賴正全，有意放棄亞洲賽、轉戰世大運，但田協不同意。主要原因是賴正全不僅擅長跳遠，也是男子400公尺接力隊的主力選手，少了他，接力隊就成不了軍。

後來，賴正全在新加坡亞洲賽得到100公尺第五名（10秒62）、跳遠第八名（7米55），400公尺接力則由他跑第一棒，和李訓榮、張益源、鄭新福搭配，以39秒68得到銅牌。

大專體總迫於無奈，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並未入選亞洲賽的男子110公尺跨欄選手陳光明找去參加世大運，他在準決賽跑14秒43。另外，亞洲田徑賽未舉行馬拉松，男子選手許績勝、許光庶得以參加世大運，兩人在札格布拉布冒著攝氏40度的高溫跑完全程，分獲第十一、十七名，第一次參加已屬難得。

有了前車之鑑，大專體總迎向1989年在西德杜伊斯堡舉行的第16屆世大運，作了充分準備，得以組成陣容完整的代表團，其中田徑選手多達16人。另外，男籃隊以宋校年、林建平、王耘寰等人為主。



1987年札格夫世大運，馬拉松選手許光庶（右）跑回終點，我大專體總秘書長許義雄前往迎接。（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杜伊斯堡之行，中華代表團和獎牌無緣。最佳名次是旅日留學的許績勝男子馬拉松第七名（2小時17分28秒）。國立體育學院「彈簧腿」乃慧芳挺進男子跳遠決賽，以7米62名列第八，都達到世界級水準。

王惠珍首度參加世大運時，仍在私立中國工商專校（現今中國科技大學）就讀。她在200公尺預賽以24秒45過關，準決賽以24秒64被淘汰；王惠珍並和黃桂英、王淑華、陳雅莉聯手，在7隊參加的400公尺接力賽中殿後。

當時王惠珍在亞洲田徑界已小有名氣，她入選亞洲代表隊，結束杜伊斯堡世大運的賽程



後，直接轉往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國際田徑總會（IAAF）主辦的「世界杯田徑賽」，王惠珍是唯一入選的我國選手，代表亞洲隊角逐100公尺，成績平平。

敲開世大運大門是我國大專體壇的一件大事，從歐洲回來後，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呼籲應成立常設的專責機構來進行世大運的選訓工作。



1989年杜伊斯堡世大運，中華大專體總會長簡曜輝(右三)、秘書長許義雄(左二)副秘書長陳龍雄(右二)，和體育司的楊明雄(左一)、吳仁宇(右一)，選手許績勝(左三)合影，許績勝馬拉松獲第七名，是當年最好成績。（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我在文中提到，歐美體育先進國家，大專是最強盛的階段，大專選手往往是進軍奧運或世界錦標賽的主力。國內則不然，運動員在中學階段的表現很搶眼，一旦進入大專就脫了節，而有「大運不如中運」之譏，造成與成年體育的發展銜接不上，人才因此凋零。

國內大專體育以往的水準低落，因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缺乏進軍國際賽的機會。現在有了兩年一度的世大運作為奮鬥目標，應能鼓舞大專運動員奮發向上。

然而，我國兩度進軍世大運的選訓工作卻顯得倉促草率，使得集訓效果不彰，選手到了世大運並未發揮應有的水準。



大專體總在國內是獨立於體協、奧會之外的體育推展機構，直屬教育部，但大專體總領導者由各校輪流擔任，2年改選一次，會長移交後，會務難免脫節，進軍世大運的組訓工作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專責機構如能成立，配合相關的單項運動協會，全年追蹤大專選手的訓練情況，使世大運的組訓工作步上正軌，總比「臨時抱佛腳」好得多。

大專體總採納了這些意見，使大專體育發展欣欣向榮。



世大運期間經常舉行體育學術研討會，這是許義雄教授在1989年杜伊斯堡世大運研討會現場。（許義雄提供／蘇嘉祥翻攝）

話題回到王惠珍身上，她在世大運等大型國際賽歷練後，實力不斷增強，1989年在印度新德里以11秒84獲得亞洲賽100公尺銅牌；1990年北京亞運會，中華代表團留下「缺金」的遺憾，王惠珍則摘取雙料銀牌（100公尺12秒09、200公尺23秒89）。

王惠珍隨團踏上雪菲爾的征途，代表團成員共51人，團長是時任台灣體專校長的全國大專體總會長簡曜輝，總幹事許義雄。

雪菲爾世大運開幕典禮於7月14日舉行，英國安妮公主蒞臨觀禮並致詞。雪菲爾位於英格蘭北部，是座工業大城，為了主辦世大運，耗資1億4千7百萬英鎊（約新台幣64億元）興建運動設施，光是「丹谷運動場」就花了2千7百萬英鎊。



1991年教育部長毛高文(左)授旗給中華世大運代表團團長簡曜輝。
(簡曜輝提供／蘇嘉祥翻攝)

中華代表團把奪牌希望寄託在王惠珍身上，尤其是100公尺，當時她的最佳成績已達到11秒29，比「羚羊」紀政保持的全國紀錄只慢了0.07秒。

百米短跑獎牌爭奪必須通過四關的考驗，7月21日舉行的前兩趟都受到超順風之助，王惠珍預賽11秒44、複賽11秒38；翌日先進行準決賽，王惠珍跑11秒54，在晉級決賽的8位選手中排名第三，奪取獎牌的機會頗濃；不過，相隔兩個半小時舉行決賽時，王惠珍在後半段的衝刺顯得力不從心，以11秒67名列第四。

中華代表團頓時陷入一片低氣壓。王惠珍在賽後退回室內練習場收操，接著蹲在牆邊的角落自行冰敷右大腿，先是沉默，片刻之後才開口，表示獎牌應得而未得，她很難過。

她說，決賽當天一早她就覺得右大腿疼痛，冰敷未見效，決賽前半段她並沒輸，但跑到70公尺處，右大腿痛的不得了，想加速卻使不上力量，幾乎要往前撲倒，咬緊牙關才撐到終點。

奇蹟卻逐漸出現！7月24日進行準決賽，王惠珍的右大腿雖然纏著彈性繃帶以減輕痛楚，仍在第二組跑出23秒98，以分組第三名通過考驗，這個成績在晉級決賽的8位選手中排名第五。



7月25日舉行決賽，王惠珍居然一路領先，過了彎道已明顯擺脫其他選手的威脅，直道的加速更順暢，她以23秒22奪魁，挪威選手奧森以23秒41居次，美國柯琳絲23秒47獲銅牌。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一向以「短跑王國」自豪，賽前誇下海口，要包辦男、女100、200公尺的4面金牌，前3面已經到手，王惠珍卻以黑馬之姿殺出重圍，硬生生阻斷美國的「大滿貫」美夢。

王惠珍成為世大運舉行16屆以來，第一位在這個項目贏得金牌的東方女孩；她也創下我國田徑選手歷年來第一次在世界性錦標賽鍍金的新紀元。

站上「丹谷運動場」花團錦簇的頒獎台，王惠珍還不敢相信她真的贏得金牌；當法國籍的FISU榮譽財務長塔波把金牌套在她頸上，終於證實這不是夢！

王惠珍受獎後，轉身面向升旗台，悠揚的大會會歌響起（這屆世大運頒獎時一律演奏FISU的會歌，不奏各國國歌），我國大專體總的會旗緩緩上升，王惠珍數度掩面而泣；與我同行的攝影記者程思迪捕捉這個場景，獲得當年「吳舜文新聞獎」照片類獎項，獎金20萬元。

王惠珍這面金牌，除了應歸功於個人展現超強的意志力外，教練蔡榮斌更功不可沒；代表團隊醫鄭明德、運動醫學治療師康翠藍，也在背後作出貢獻。

師徒在賽前討論後，並聽取隊醫的意見，王惠珍決定在決賽時全力一搏，但她要求隊醫鄭明德在場邊「待命」救援，鄭明德答應了。

經過評估，決賽時如果要綁彈性繃帶上陣，必須兩腿都綁，因為王惠珍除了右大腿的傷勢外，左大腿也有些疼痛，但如果兩腿都綁，身體敏捷性較差，勢必影響成績，於是作成兩腿都不綁的決定。

決賽當天一早，蔡榮斌帶著王惠珍前往距選手村約半小時車程的一處古堡參觀，王惠珍還買了兩本童話小說來看，直到下午一點多才回到選手村，睡了兩個小時被喚醒，然後到練習場熱身，等候上場比賽。



蔡榮斌說，王惠珍的100公尺獎牌應得而未得，主要是承受太大的心理壓力，臨場反而造成身體僵硬，衝刺才會力不從心；既然要拚200公尺，這種壓力必須設法化解，他才帶王惠珍去古堡散心，想讓她鬆弛身心。

蔡榮斌其實多麼希望王惠珍能贏，那怕是1面銅牌也好，但他在賽前仍然叮嚀王惠珍量力而為，把目標擺在第四或第五名就行了；這也是蔡榮斌的「激將法」，因為他太了解王惠珍的個性，既然決定參賽，王惠珍不可能不拚。

決賽她分在第七道，這是王惠珍生平第一次被分在外道，沒想到因此「獲益」，因為外道的「離心力」較小，她可以在彎道就加速衝出。她和蔡榮斌當初的盤算，在彎道咬住第八道的美國柯琳絲，再緊釘第六道的挪威奧森，待進入直道才全速衝刺，未料王惠珍的彎道跑得很好，反而是在彎道掌握先機，始料未及地摘金。

金牌雖然到手了，我還是有些擔心藥檢結果，因為王惠珍在賽前曾服下兩顆止痛藥；所幸兩天後結果出來，一切OK。

大會落幕，中華代表團先到愛丁堡旅遊，然後取道倫敦返國。我國駐英代表戴瑞明在倫敦設宴慶功，席開七桌，王惠珍致詞答謝時，特別感謝隊醫鄭明德和運動醫學治療師康翠籃的妥善醫療照顧。

回國後，王惠珍和蔡榮斌風光極了，由團長大專體總會長簡曜輝陪同，分別接受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郝柏村召見嘉勉，教育部長毛高文頒發國光體育獎章。

從雪菲爾凱歸，王惠珍插班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就讀，田徑實力也不斷增長，尤其是200公尺，1992年在宜蘭舉行的台灣區運動會締造22秒56，打破紀政保持22年的22秒62全國紀錄。

1993年水牛城世大運，王惠珍獲200公尺銅牌（22秒80）；1994年在廣島贏得亞運會200公尺金牌（23秒34）、100公尺銀牌（11秒41），為她的田徑生涯畫下完美的句點。

如今，王惠珍已年近40，結婚生子後淡出田徑圈，但她成立了拼布工作室，以專業老師的身



分開班授徒，編織她另一個美好人生。



王惠珍為我國贏得世大運第一金，回國後接受教育部長毛高文(左)
頒發國光體育獎章。(聯合報系提供／曾清淡翻攝)